皕宋樓藏書志

皕宋樓藏書志卷六十三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小說類二

候鯖錄二卷　盧抱經校本

宋聊復翁趙德麟撰

鮑氏以文手跋曰候鯖錄刻于商氏稗海者凡八卷此則通爲二卷行次不甚相遠惟首尾差有更易聞取商氏本校之其訛謬不下七八百處尤可笑者第二卷黃魯直讀太眞外傳詩一

條所云扶風喬木斜谷鈴聲云云全然脫去而以下條滕達道省試詩寒日邊聲斷春風塞草長接入令人讀之不知所謂第八卷東坡水府賦詩一則前入夢一段凡二百言俱脫去竟從天地雖虛廓刻起有尾無頭不得此本疑團竟不得破也惟第六一卷所載俱王性之傳奇辨正凡十八頁此本鈌之又第一卷末盧東題汴河驛詩以下四則七卷末東坡守杭一則俱此本所無而此本上卷白樂天琵琶行云云以下七則及下卷某某八則則又兩本所鈌也校勘

畢因取其缺失者補之而一二誤字商本有可從者悉據改正便稱善本矣惜無力刋布竟使商本單行後人或有刻者訛以傳訛無從正其謬悮爲可恨耳此本得之吳門其初亦不以爲異也

盧氏手跋曰前題聊復翁德麟則著書之人也德麟者宋宗室名令畤太祖子燕懿王德昭之五世孫也黃衘直爲宮教德麟受業焉與蘇子瞻同官潁州故其所交多一時名士後從高宗南渡襲封安定郡王紹興四年甍貧至無以爲

殘宋史有其傳此書分上下兩卷而明商氏梓于稗海中者則爲八卷與趙希弁讀書附志所載卷數合蓋在當時外間或有二本傳者不同而以志相校則此本爲勝商本第五一卷全載王性之辨會眞記事而演其事爲鼓子詞十二章全類俳優此書不載蓋本不當載也餘商本有而此本無者僅五條錄附於後商本訛舛甚多而舊抄本亦復不免雖屢經校勘仍有一二脫誤不能强補者姑闕之然已大異乎舊所傳鈔本矣其商本余亦爲補正云乾隆四十有六

年五月八日東里盧文弨在晉陽須友堂書

東軒筆錄十五卷 明刊本

宋臨漢魏泰撰

余居漢陰之鄧城縣縣非驛傳之所出而居地僻紀其旦暮之所接者非山林之觀則田畯之語捨此無復見聞矣思少時力學尚游於公卿間其緒言餘論有補於聰明者雖老矣尚班班可記因叢摭成書嗚呼事固有善惡然吾未嘗敢致意於其間姑錄其寔以示子孫而已異時有補史氏之缺或訊於見聞之殊者吾皆無憾

惟覽者之詳否焉元祐九年上元日臨漢隱居

魏泰序

珍席放談二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高晦叟撰

鐵圍山叢談六卷　舊抄本

宋蔡絛撰

國老談苑二卷　宋刊本

宋夷門隱叟王君玉編

道山清話一卷　宋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先大夫國史在館閣最久多識前輩嘗以聞見著館祕錄曝書記并此書以爲三仍歲兵火散失不存近方得此書於南豐曾仲存家因手抄藏示子孫晞老矣未知前二書尚及見乎建炎四年歲在庚戌孫朝奉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賜紫金魚袋晞書

續墨客揮犀十卷 舊抄本 葉石君舊藏

宋彭乘撰

張氏金吾曰直齋書錄解題云墨客揮犀十卷不知名氏述古堂書目云彭乘續墨客揮犀十

十卷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云鑒客揮犀商濬刻入稗海題
彭乘姓名蓋以書中自稱名爲據而止有十卷
則已佚其續集矣此本係明人舊抄亦希覯之
書也後有題識云正德己巳歲夏日舊刻本摹
于志雅齋

唐語林八卷　明刊本　朱竹垞舊藏

宋王讜撰

徐之鸞序

南窗紀談一卷　舊抄本　葉石君舊藏

宋徐度著

南窗紀談一卷 舊抄本 勞季言舊藏

宋徐度著

案南窗紀談舊本不著撰人姓名愚惟施注蘇詩卷十五送顏復兼寄王鞏詩注鞏大父文正公仕牛行街見徐度南窗紀談則是書度所著也中間有引虞道園立碑事乃元人所注以為羼實夫盤地見寶之証傳抄既久誤入正文或據此以為元人作則謬矣內有廿二条與曲洧舊聞同

可談一卷 宋刊本
宋朱彧撰

西疇老人常言一卷 宋刊本
宋盱江何坦撰

東谷所見一卷 宋刊本
宋永嘉東谷李之彥撰

默記三卷 舊抄本
宋王銍撰

揮麈前錄四卷後錄二卷三錄三卷 宋刊本 葉文莊公菉竹堂舊
藏

宋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汝陰王明清撰

檢准淳熙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尚書省劄子國史院狀勘會已降聖旨指揮修高宗皇帝寔錄續奉聖旨編修御集今來合要高宗皇帝朝曾任宰執侍從卿監應職事等官被受或收藏寔錄院牒秦州御筆手詔及奏議章疏劄子并制誥日記家集碑誌行狀謚議事迹之類委守臣躬親詢訪如逐官其間有已物故者詢其家子孫取索如部秩稍多差人前去抄錄及委官點對律發赴院仍許投獻優賜錢帛多者推賞

候指揮五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劄付
院當院今訪問得泰州通判王明清有揮麈前
後錄合行照使須至公文牒請詳牒內事理遵
從已降聖旨指揮移文王通判借本差人抄錄
委官點對無差漏疾速津發赴院守等照使幸
勿遲滯仍先希已依應公文回示謹牒慶元元
年七月初八日牒
宣教郎太學博士兼寔錄院檢討官臧溪　奉
議郎祕書省著作佐郎兼寔錄院檢討官李壁
中奉大夫行軍器少監兼玉牒所檢討兼寔

錄院檢討官高文虎　朝請郎新除樞密院檢
詳諸房文字兼寔錄院檢討官石宗昭
寔錄院牒泰州檢准淳熙十五年五月二十四
日尚書省劄子節文勘會已降聖旨指揮修高
宗皇帝寔錄續奉聖旨編修御集今來合要高
宗皇帝朝曾任宰執侍從聊監職事等官被受
或收藏御製御筆手詔及奏議章疏劄子并制
誥日記家集碑志行狀謚議事迹之類今訪聞
得泰州通判王明清有揮麈前後錄合行照使
當院已於七月內文移貴州去後至今多日未

見依應前來須至再行公文牒請詳牒內事理
遵從已降聖旨指揮移文王通判借本差人抄
錄前項所要文字委官點對無差漏疾速津發
赴院等等　使幸勿仍前遲滯謹牒慶元元年
九月　　日牒
宣教郎太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戴溪　奉
議郎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實錄院檢討官李壁
　奉議郎秘書省秘書郎兼實錄院檢討官兼
皇弟許國府教授兼權司封郎官顏棫　朝散
郎秘書省著作郎兼實錄檢討官兼吳王益王

府教授兼權兵部郎官王容　承議郎祕書丞兼寔錄院檢討官兼權禮部郎官邵康　中奉大夫行軍器少監兼玉牒所檢討官寔錄院檢討官高文虎　朝議大夫起居郎兼寔錄院檢討官兼權刑部侍郎劉德秀　朝請大夫權尚書禮部侍郎兼寔錄院同修撰楊輔　朝奉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兼寔錄院同修撰應孟明

朝議大夫試中書舍人兼侍講兼寔錄院同修撰黃由　太中大夫試吏部尚書兼侍講兼寔錄院同修撰葉翥

三錄跋曰明淸前年廁迹蹕路假居于臨安之七寶山俯仰顧盼聚山林江湖之勝于几案間襟懷洒然記憶舊聞纂揮麈後錄既幸成編去歲請外從欲貳丞海角涉筆之暇無所用心省之胸次隨手滿毫又獲數十事不覺盈帙漫名曰揮麈第三錄凡所聞見若來歷尙將本末未詳姑且置之以待乙藏于博雅之君子然後敢書斯亦習氣未能掃除猶雞肋之餘味耳慶元初元仲春丁巳明淸重書于炎陵官舍佳客亭

右揮麈錄一編汝陰王仲言所作也紹興辛丑

迺侍叔父尉剡叔父出仲言晁仲詩訖曰此皆
小汝若干歲𦘕溪先生諸子也迺茫然自失其
後得與仲信仲言游雖服其該洽當時未知學
問之有味也越二十年迺歷忝末科試吏于淮
壖得奉行政事之在民者因讀荀卿子書曰法
不貳後王又讀宣王詩曰周道粲然復興於是
思懃於本朝典故者以講論學問士夫間訪之
未獲也忽仲言出示此書乃平昔之所期不謂
近出於朋儕之中啻可知也雖然僕有疑焉仲
言富於春秋宜以壯烈上佐時用何遽留心於

著述若僕輩衰老不適用乃可娛意於簡冊之
間耳仲言其懋哉乾道己丑八月左文林郎饒
州德興縣丞沙隨程迥可久跋

九思素聞仲言多識前言往行與好古博雅君
子願從下風聽餘論聞所未聞爲有日矣今幸
同僚于此謂可破此願也而郡邑相距餘一舍
仲言入部有時不得朝夕見斯心竟未能滿間
從倩流王孟玉借揮麈錄觀之殆所謂窺豹一
斑者因手抄之古人有云不見異人當得異書
今也見其人得其書何喜如焉因誌于後傾囷

倒廩倘冀自此無斬也迪功郎高郵軍教授臨

汝郜九憲書

李垕簡

自跋曰丘明子長班范陳壽之書不經他手故

議論歸一自唐太宗修晉書置局設官雖房元

齡褚遂良受詔而許敬宗李義府之徒厠迹其

間文字交錯約史自此失矣劉煦之唐書薛居

正之五代史號爲二氏而職長監修未始措辭

嘉祐重命大儒再新唐史歐陽文忠宋景文各

析紀傳故直筆糾繆之書出國朝三朝史爲大

典之冠而進呈於天聖垂簾之際名臣大節無所敘錄居多或有一事見之數傳褒貶異同自建隆抵于元符信史要史先入於是輯國朝史逃焉直欲追傚遷固鋪張揚厲為無窮之觀雖前日宗工舊簡不敢更易但益以遺落損其重複如一姓父子兄弟附于本傳之次增以宗室宰執世系與夫陟黜歲月三表如新唐書之制紹興戊午中執法常公開其事詔奉祠中祕史官之秩尚方給札奏御及半而一奈斯柄不盡以所著進于乙覽獨存副本私室先人存世將

史之禁與告訐之風熾𦙍紳重足而立明清兄弟居蓬衣白亡所掩匿手澤不復敢留悉化爲烟霧又十五年巨援投而公道開再命令稽官以物辨訪遺書于家但記憶殘缺以補冊府之闕而已故舊文居多此舉蓋自先祖早授學於六一翁之門命意本于六一其後先人承之故先人遷官制云汝好古博雅自其先世嗚詞比事度越輩流猗歟斯文雖不傳於後代而王言可訓于萬世也明清弱齡過庭前言往行探尋舊事鼉夕剽聆多歷年所憂苦摧挫萬事瓦解

不自意全莫能見鈐以續先志乾道之初竊叢
祠之祿徧奉山陰親朋相過抵掌劇談偶及昔
聞間有可記隨即考而筆之曰揮麈錄故人程
迥可久知名士也覽而大喜手錄而識于後繇
是流傳又嘗被司馬文正公百官公卿表與夫
陳和叔及紹興拜罷錄參考衛臣進退次第年
月列爲四圖表置之坐隅以便觀覽今鏤版于
閩蜀江浙矣丁酉春兒官行都獲登太史李公
仁甫之門命與其子仲信遊春容間偶出二編
公一見稱道再三且以資政名卿出處下詢如

黃寔章子厚之甥不麗其舅而卒老于外方軫
蔡元長之姻婭引登言路而首論其非遂遷遠
竄潘兌朱勔里人不登其門而擯斥李森爲中
司不肯覬望王黼窮鄧之綱之獄而被逐燕雲
之役葢成於陳堯臣王寀之枉餘盛章父子欲
害劉炳兄弟世皆亡其事跡明清不量其愚爲
冥搜倫類凡二十餘條摭據依本末告之公益
喜大加敬歎又云僕兼攝天官覩銓牓有臨安
龍山監稅兒次君可俯就但食其祿而相與討
論徐請君于朝以助我明清力辭以名迹不止

且非其人而歸未幾公父子俱去國明清餞別于秀州之杉青閘下舟中相持悵然後數年仲信沒于蜀公後雖復召領史局而明清適官遠外參辰一見方欲造公而公已下世比爲試邑窮塞公事無多翻篋復見舊稿愴念父祖以來平生用心嗟夫師友之論沒言猶在耳孰令聽之邪投老殘年感歎之餘姑以胸中所存識左方後之覽者亦將太息于斯作淳熙乙巳中元日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汝陰王明清書

明清乾道丙戌冬奉親會稽居多暇日有親朋

來過相與晤言可紀者歸考其寔而筆錄之隨手盈帙不忍棄去遂名之曰揮麈錄非所以爲書也長至日明清謹識

案百宋一廛賦注揮麈後錄所存祗第一第二兩卷三錄三卷全此本後集亦祗二卷前集三集皆完善較勝百宋一廛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十字小黑口卷端有葉氏菉竹堂藏書朱文圓印及秋浦憲奎汪士鍾印三十五峰園主人四印蓋明葉文莊公藏書曾歸蘇州汪氏者也

揮麈錄三卷 宋刊本

宋朝奉大夫試祕書監兼侍讀楊萬里編

玉照新志五卷 舊抄本 葉石君舊藏

宋王明清撰

慶元丙午明清得玉照一於友人永嘉鮑子正色澤溫潤制作奇古眞周秦之瑞寶也又獲米南宮書玉照二字因揭寓舍之斗室屏跡杜門思索舊聞凡數十則綴緝之名曰玉照新志務在直書初無私意爲善者固可以爲韋弦爲惡者又足以爲龜鑑間有奇怪詼諧亦存乎其中若夫人禍天刑則付之無心可也長至日汝陰

王明清書

數載前偶得吳門袁別駕陶齋遺書不下數十冊內有玉照新志後三卷以其不全久置高閣丙戌秋顧山周見心來爲設榻留宿因話及前書遂獲全本乃手錄足成之內廣汴都賦文多訛舛至不可讀聊以存疑耳是歲臘月朔日雨窗西岩山人漫識

葉氏手跋曰曾見宋刻明清揮麈錄於賈人後爲毛子晉　刻　津逮祕書集中無力得之至今爲耿耿近此新志愈思揮麈之不可少也康

熙戊子之秋葉石君識

顧氏手跋曰小讀書堆收得宋刻揮麈錄在乾隆末年今又歸於長洲汪氏矣此亚照新志予見諸揚州市上讀石君跋爲之憮然遂質錢買焉道光壬午顧千里記

可書一卷　舊抄本

宋張知甫撰

案張知甫襄陽人見韋居安梅磵詩話

雜助編不分卷　舊抄本　吳尺鳧舊藏

宋莊綽撰

昔曹孟德既平漢中欲因討蜀而不得進守之又難爲功操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莫能曉楊修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阿瞞之績無見于策而其空言竟著于後是豈非雞肋之腊邪然方其撅蘆菔皂莢而餓于墻壁之間幸而得之雖不及于兔肩視牛骨爲愈矣予之此書殆類于是故以雞肋名之紹興三年二月九日清源莊季裕云

此書莊綽季裕手集也綽博物洽聞有杜集援證　膏肓法筮法新儀行于世間其他有著述

尚多惜未之見此書經秋壑點定取以爲悅生隨抄而訛謬最多因爲是正如右然掃之如塵尚多有疑誤時至元己卯仲春月觀陳孝先甫誌

周氏手跋曰庫本所收雜肋編作三卷題莊季裕撰此爲杭州吳氏藏本首冊表題猶是繡谷手跡既不分卷又曰莊綽撰皆於庫本有殊繡谷藏書甲于東南又與樊榭諸先輩撰南宋雜事詩收擷兩宋遺文佚事極博所題當必有據也末附元陳孝先題跋知爲賈相錄入悅生堂

隨抄按周弁陽嘗稱悅生隨抄中最多秘籍是
此書在當時亦爲希見矣癸巳人諦
同治十二年孟冬用宍硯齋抄本校陸心源識
北窻炙輠錄二卷　舊抄本
宋施彥執編
嗣子開令蔣姓臣開閫書一条荆公溫公最得
中制一条奇晉齋叢書刻本無蓋以其殘缺而
并刪之耳明人刻書往往如此奇晉齋乃乾隆
初人所刊猶有明人習氣書貴舊抄良有以也
光緒六年存齋記

宋相臺岳珂撰

亦齋有桯焉介几間髹表可書余或從搢紳間聞聞見見歸倦理鉛槧輒紀其上編已則命小史錄臧去月率三五以爲常每竊自恕以謂公是公非古之人莫之廢也見睫者不若身歷耳者不若目擊史之不可已也審矣彼銜時者持訣以售其身或飾分以爲隆或溢厭以爲淬言則昔昔則疑疑則久久而亂真天下誰將質之茲非稗官氏之等乎況戲笑近謔讕章近雅

辨論近縱諷議近約若是而不屑苛殆括囊者
夫金匱石室之臧蔑夫野人之記名雖不同而
行之者一也於是稍裒積爲編裁筆者間而識
之曰嘻今朝廷設官盈三館大榮皆汗青事詳
覈備記哉以三長合毫剛筆猶孫其難而莫之
敢議也彼齊東者何爲哉予幸生天下無事時
自維栗縣官進不得簪名蘭臺以垂信退不得
隱几全其志言之質咕咕徒取棟牛累於世無
毫髮益而猶時四顧出眎木畫誠可笑祇余無
以復則指其牒曰汝將多言曰聧如五達之交

乍乎汝將嘿嘿發元如老聃之柱下乎入言勿郵汝姑謂汝將奚擇桯晵然不應予笑曰此真良史也遂以爲序嘉定閼逢閹茂歲圉如既望珂序

桯史十五卷 明覆宋本

宋相臺岳珂撰

自序

耆舊續聞十卷 舊抄本

宋陳鵠西塘撰

黃氏手跋曰凡書有藏至數十年而不得一別

本參互考訂者遂簽遞之而已余始獲此本於滋蘭堂朱氏幾二十餘年苦無善本可校頃新知吳枚菴自楚中歸從渠借善本書遂出四種示余一爲吳越備史一爲文房四譜一爲續舊續聞一爲近事會元備史五硯樓有抄本在余案頭四譜與續聞舊有之遂次第手校之備史五硯本已善四譜續聞兩種勝舊藏多矣然續聞近刻於知不足齋亦借吳本助校故尚可緩若四譜世既鮮傳而吳校尤勝竟非吳本則余本猶未盡善也會元絕不見其書託友人手錄

近日校讐之樂見聞之廣皆我新知所賜癸酉二月初八日復翁記

又因癸酉二月借吳枚菴本校吳本出余仲林本此本出朱敬輿敬輿爲仲林門人其本同出一原也枚菴于余本頗閱改正用紅筆又別用汪西亭立名鈔本校定用蝴蝶箋故多是正今借以録校語竭一二日而畢適鮑丈用人知不足齋謂亦見枚菴本未知有異同否也復翁

又因乙亥初夏有姪壻顧樸齋之業師某介棣齋以舊書一單示余多不全者唯老學菴筆記

耆舊續聞二種獨全而其價因無之須還問其可售與否久而未得從老學菴筆記向有臨毛斧季校本取勘之多同蓋照宋抄本也耆舊續聞亦佳與汪本爲近此宋本殊不逮因手校一過抄本字跡不工驗其風氣當在康雍間分二卷未識何據此時校勘以墨筆識之稱之曰兩卷本云一至四爲上五至十爲下後附

螢雪叢說二卷 明仿宋刊本

宋子俞子成撰

余自四十以後便不出應舉人笑其無能爲也

是則然矣然而早能知退又有人之所不能爲焉矣已之無能爲而能爲人之所不能爲此非其所長矣乎蓋四十而不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夫子嘗有是言也幼誦夫子之言不行夫子之訓既而不惑抑又無聞宜乎退縮一頭地而莫之爲也自此功名灰念加以拙于謀利時復優游黃卷攷究討論付之書記囊螢映雪無所不爲壁積日久遂成一編目曰螢雪叢說　其實也雖然囊螢映雪豈能照耀方冊也哉于以見其學之篤而志之銳也此

史臣所以美其勤勤若是姑欲激昂後進云爾則知今之叢是說者其亦亂孫康之意歟慶元庚申八月望日東陽俞成元德漫錄

隨隱漫錄五卷明抄本

宋臨川陳隨隱世崇撰

漫錄五卷從柳大中氏借歸始錄七月癸未畢於庚寅是日秋暑稍退小雨送涼殊可人意遂口占絕句以記之心愛奇編雨汗流山妻笑我不封侯偷閒八日閒中寫一筆看來直到頭嘉靖丙戌秋巧夕後二日守納居士俞弁志

青瑣高議前集十卷後集十卷別集七卷 舊抄本

宋劉斧撰

萬物何常不同亦何常不異同焉人也異焉鬼也茲陰陽大數萬物必然之理在昔堯洪水羣品昏墊吾民幸而不爲魚者幾希矣鬼異物相雜乎洲渚間聖人作鼎象其形使人不逢又驅其異物於四海之外俾人不見則異物萃乎山澤氣 聚散爲鬼又何足恠哉故知鬼神之情狀者聖人也見鬼神驚讙者常人也吾聖人所不言處後人惑之甚也劉斧秀才者自京來杭

謂余吐論明白有足稱道復出異事之數百篇予愛其文求余爲序予之文自可以動於高目何必待予而後爲光價予嘉其志勉爲道百餘字敘其所以夫雖小道亦有可觀非聖人不能無異云耳資政殿大學士孫副樞序

黃氏手跋曰此前集鈔胥至今春始完適養痾內室西箱手校其誤內有原本誤而鈔胥已據文義改正輒用硃筆識于旁以存其舊甲戌閏月復翁

又曰是書後集先鈔成因手校一過中多空白

或係原來缺文或係剜去有字處或係塗難

辨處聊存此梗槩已耳癸酉除夕前二日校訖

復翁記

又曰說部舊本難得卽如靑鎖高議世鮮傳者

客歲元妙觀前冷攤獲此藍格綿帋舊抄本卷

尾有正德年間鈔錄字且爲松崖惠先生藏本

惜已歸友人處遂借歸分手錄之此別集乃又

一人抄也復翁

又曰甲戌孟夏友人收得靑鎖高議下冊乃後

集十卷完具者先以書名告余余曰爲何時抄

本友人云楮墨古拙是爲前明朝抄因遣足取
之手校于臨寫張訒菴本　實有勝是者且疑
張藏抄本亦出是前明朝抄特傳時又多一番
脫誤校改耳書以最先者爲佳信然復翁
又曰所收舊抄本覆校至再可云精審向有硃
墨兩筆校字茲恐標記其不標記者皆舊抄本
字而非由校改也朱墨校殊不足信茲就其文
理優者標記之俟讀者領會之斯可耳原本多
方格闕疑字案文義似無闕不知所據云何古
書無舊刻但從抄本作證究未可臆定也此本

雖止後集一種然所獲良多不僅在補闕數條也不經見之書見非一本殊自幸耳四月廿有四日復翁蕘校記

皕宋樓藏書志卷六十四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小說類三

懷古錄一卷　舊鈔本

宋廬陵陳模子宏撰

詩不古文不古風俗不古也故凡先正格言與夫平日得於父兄師友之訓迪講明一言一行之合乎古者皆筆之庶志乎古者猶於是而有攷夫詩文亦末矣然世道之升降風俗實爲之

風俗之汚隆則文章與之高下是以天下之治亂每驗於斯風俗之轉移每驗於斯嗟夫金口木舌之不鳴天下之相告詔者非古也久矣奚獨詩文爲然作懷古錄寶祐二年甲寅四月既望月巖陳　子宏序

是編李本敷明先正之所以言時或參之已見則亦其所見如此非固求爲新奇以駭人之視聽者若曰訑訑予固已知之矣則是編非爲訑訑者設爲或不是者而設也模又識

東洲几上語一卷　鈔本

宋赤城散吏施清臣述

僕癖嗜書昔貪今懶中年幽憂之疾沈沈兀兀殊欠排遣胸中追憶舊多碎語散在襍冊間收拾刪改恰若干則合老釋以非三融精粗而爲一聊自警也時嘉祐甲辰十月旦題之日几上語

東洲枕上語一卷 鈔本

宋赤城散吏施清臣述

僕向丙戌歲臥病六閱月幾失其生病枕光陰無可排遣攝之以善念厥後追錄於冊凡若干

則近獲前彙又備删校留爲家庭之警訓時淳

祐乙巳人日

遼東行部誌一卷 鈔本

金王寂著

壬寅夏日劒舟居士屬館上供事從永樂大典

中錄出

歸潛志十四卷 舊鈔本 顧王霖舊藏

元劉祁撰

余生八年去鄉里從祖父游宦於大河之南時

南京爲行宫因得從名士大夫問學不幸弱冠

而先予歿其後進於有司不得志將歸隱於大梁之墟一日遭値金亡干戈流落出魏過齊入燕凡二千里甲午歲復於鄉蓋年三十二矣因思向日二十餘年間所見富貴權勢之人一時烜赫如火烈者迨遭喪亂皆煙消灰滅無餘而吾雖貧賤一布衣猶得與妻子輩完歸是亦不幸之幸也由是以其所經涉憂患與夫被攻劫之苦犇走之勞雖飯蔬飲水橐中無寸金未嘗蔕諸胸臆獨念昔所與交游皆一代偉人今雖物故其言論談笑想之猶在目且其所聞所見

可以勸戒規鑒者不可使湮沒無傳因暇日記憶隨得隨書題曰歸潛志歸潛者以所居之堂名之也因名其書以誌歲月異時作史亦或有取焉歲乙未季夏之望渾源劉祁京叔自敘

孫正憲公之孫諧和仲其字者來訪余曰鄉先生劉神川宏博衍大之士倡明道學會金亂投蹟于趙陽雷李諸子之間厭服名議守素不仕以衛中州之氣文章議論一出於正遭亂後于鄉有居以自容扁曰歸潛默然靜學以休息其心意抱志未施而沒生平述作既多其第歸愍

以嘗編類詵帙曰神川遯士文集廿二卷敘本於世先君文莊公鄉序後進嘗收先生所著歸潛志十四卷藏于家蓋其言論談笑時事見聞戒勸規鑒以足備采擇之錄詎欲繡梓以垂其名于不朽噫神川一代偉人世爲賢縣之門其所志窮理盡性以至于命進則以斯道濟當時退則以斯道覺後世以永聖脉一時士大夫尊師之人文之盛實所賴焉孟子謂君子所以敎有成德者有達材者有私淑者神川私淑之徒成德達材彬彬輩出是身雖沒而道不沒也道

寄於文文傳于世世傳其文即傳其名矣夫何
憾茲嗟世道升降人物盛衰遼金之間殆數百
年太史宜有論載而舊聞闕逸後有述者可無
攷訂于斯邪先生諱祁字京叔渾源人神川其
自號也至大辛亥夏五月盧龍趙穆識其後

靜齋至正直記四卷 舊鈔本

元闕里外史行素居士孔齊著

雜記者記其事也凡所見聞可以感發人心者
或里巷方言可為後世之戒者一事一物可為
博聞多識之助者隨所記而筆之以補觀省未

暇定爲次第也至正庚子春三月壬寅記

山居新語四卷影寫元刊本

元太史氏楊瑀元誠撰

經史之外有諸子亦羽翼世教者而或議之說鈴以不要諸六經之道也漢有陸生賈著書十二篇號新語至今傳之者亦以善著古今存亡之繼新語者有說苑世說他如筆語艾說夷堅疾觿雜俎叢話桯史螢客夜話野語等書雖精粗詳約之不同亦可備稽古之萬一若幽冥青瑣祛疑俟君子不道之已吾宗老山居太

史歸田後著書名山居新語凡若干卷其備古
訓類說苑摭國史之缺文類筆語其史斷詩評
繩前人之愆天替人妖垂世俗之警禍祆詭媚
佚敗世教者遠矣其得以說鈴識之乎好事者
者梓其書徵予首列予故為之書至正庚子夏
四月十有六日李黼榜第二甲進士今奉訓大
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會稽楊維禎敘

國家承平日久制度文物禮樂之盛皆在大典
其底治於累朝寶比隆於三代予歸老山中習
閱舊書或友朋清談事有古今相符者上至天

旨之密勿名臣之事跡師友之言行陰陽之變
異益于世道者於談柄凡目擊耳聞者悉引據
而書之積　帙名曰山居新語不敢飾於文
者非惟不通曉也思他日有補于信史云至正
庚子三月既望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
帥楊瑀識

南邨輟耕錄三十卷　元刊本

元天台陶宗儀九成撰

孫作序　至正丙午

山海經十八卷　明覆宋本

晉郭氏璞傳

郭璞序曰世之覽山海經者皆以其閎誕迂誇多奇怪俶儻之言莫不疑焉嘗試論之曰莊生有云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吾於山海經見之矣夫以宇宙之寥廓羣生之紛紜陰陽之煦蒸萬殊之區分精氣渾淆自相濆薄遊魂靈怪觸像而構流形於山川麗狀於木石者惡可勝言乎然則總其所以乖鼓之於一響成其所以變混之於一象世之所謂異未知其所以異世之所不異未知其所以不異何者物不自異待

我而後異異果在我非物異也故胡人見布而疑䴢越人見罽而駭毳蓋信其習見而奇所希聞此人情之常蔽也今畧舉可以明之者陽火出於氷水陰鼠生於炎山而俗之論者莫之或怪又談山海經所載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不怪所可怪則幾於無怪矣怪所不可怪則未始有可怪也夫能　所不可不可　不可然則理無不然矣按汲郡竹書及穆天子傳穆王西征見西王母執璧帛之好獻錦組之屬穆王享王母于瑤池之上賦詩往來

辭義可觀遂襲崑崙之丘游軒轅之宮眺鍾山之嶺玩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紀蹟玄圃之上乃取其嘉木豔草奇鳥怪獸玉石珍瑰之器金膏燭銀之寶歸而殖養之於中國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盜驪左驂騄耳造父爲御犇戎爲右萬里長騖以周歷四荒名山大川靡不登濟東升大人之堂西燕王母之廬南轢黿鼉之梁北躡積羽之衢窮歡極娛然後旋歸按史記說穆王得盜驪騄耳驊騮之驥使造父御之以西巡狩見西王母樂而忘歸亦與竹書同左傳曰

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焉竹書所載則是其事也而譙周之徒足爲通識瑰儒而雅不平此驗之史攷以著其妄司馬遷敘大宛傳亦云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者乎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不亦悲乎若竹書不潛出於千載以作徵於今日者則山海之言其幾乎廢矣若乃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頎訪兩面之客海民獲長臂之衣精驗潛効絕代懸符於戲羣惑者其可以少寤乎是故聖皇原化

以極變象物以應怪鑒無滯賾曲盡幽情神焉
廋哉神焉廋哉蓋此書跨世七代歷載三千雖
暫顯於漢而尋亦寢廢其山川名號所在多有
舛謬與今不同師訓莫傳遂將湮泯道之所存
俗之所喪悲夫余有懼焉故為之創傳疏其壅
閡闢其茀蕪領其玄致標其洞涉庶幾令逸文
不墜於世奇言不絕於今夏后之跡靡刊於將
來八荒之事有聞於後裔不亦可乎夫翳薈之
翔叵以論垂天之凌蹄涔之遊無以知絳虬之
騰鈞天之庭豈伶人之所躡無航之津豈蒼兕

之所涉非天下之至通難與言山海之義矣嗚
呼達觀博物之客其鑒之哉

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校祕書言校
祕書太常屬臣望所校山海經凡三十二篇今
定爲一十八篇已定山海經者出於唐虞之際
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國民人失據崎嶇於丘陵
巢於樹木鯀既無功而帝堯使禹繼之禹乘四
載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蓋與伯翳主驅禽獸
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嶽佐之以周四方逮
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別五方之

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
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
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禹別九州任
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　聖之
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質明有信孝武皇
帝時嘗有獻異鳥者食之百物所不肯食東
方朔見之言其鳥名又言其所當食如朔言問
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經所出也孝宣皇帝時擊
磻石於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盜械人時
秀父向爲諫議大夫言此貳負之臣也詔問何

以知之亦以山海經對其文曰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上大驚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經者文學大儒皆讀學以為奇可以考禎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故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臣秀昧死謹上

馮世雍序 嘉靖十五年

潘侃跋 嘉靖十五年

穆天子傳四卷 明嘉靖刊本

汲冢古本晉郭璞注

荀勖序 晉太康二年

海內十洲記一卷 明覆宋本

漢東方朔撰

漢武帝內傳一卷外傳一卷 舊鈔本 黃琴六手校

漢班固撰

黃氏手跋曰漢武帝內傳一書凡太平廣記所錄及明漢魏叢書諸刻皆非完帙向稱汲古閣刊道藏本爲最善惜傳本亦希今春從陳子準處借得舊鈔足本讀之知俗本皆刪節過半卽毛刻亦多脫落益見舊本之足貴矣爰倩表弟

陳竹亭影寫一帙藏之復取宋人續談助中節本彙諸刻細校一過間有舊鈔訛脫而他刻得之者附注于旁以備參攷又談助卷末跋中載有唐道士跋詳淮南八公姓氏爲他書所未經見與玉海中所引合并錄之又內外傳本一書如吳越春秋之例外傳即內傳之下卷自刪本僅存內傳不知者遂以外傳爲別一書觀談助跋語自見然不得此本又孰從而證明之耶嘉慶庚辰立夏後三日拙經居士黃廷鑑校記識

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四卷 明嘉靖倣宋本

東漢光祿大夫郭憲撰

自序曰憲家世述道書推求先聖往賢之所撰集不可窮盡千室不能藏萬乘不能載猶有漏逸或言浮誕非政教所同經文史官記事故畧而不取蓋偏國殊方並不在錄愚謂古曩餘事不可得而棄況漢武帝明俊特異之主東方朔因滑稽浮誕以匡諫洞心於道教使冥迹之奥昭然顯著今籍舊史之所不載者聊以聞見撰洞冥記四卷成一家之書庶明博君子該而異焉武帝以欲窮神仙之事故絕域遐方貢其珍

異奇物及道術之人故於漢世盛於羣生也故

編次之云爾

王子年拾遺記十卷　明刊本

晉王嘉撰梁蕭綺録

蕭綺序

續齊諧記一卷　明嘉靖仿宋本

梁吳均撰

齊諧志怪者也蓋莊生寓言耳今吳均所續特

取義云耳前無其書也攷文獻通攷書目亦云

至元甲子吳郡陸友記

冤魂志一卷舊鈔本

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宋茶陵陳仁子同校

集異記二卷明鈔本

唐河東薛用弱撰

博異志一卷明嘉靖刊本

唐谷神子纂名還古

前定錄二卷宋刊本

自序

唐崇文館校書郎鍾輅纂

自序

劇談錄三卷 明覆宋本

唐將仕郎崇文館校書郎康駢述

自序 乾甯二年

盧氏手跋曰乾隆壬子鈔十一月二十五日以
刻本校盧弓父
次年七月十日重校覽兩本各有得失取短棄
長俱成善本矣七十七叟記

開天傳信記一卷 宋刊本

唐吏部員外郎鄭棨撰

自序

稽神錄六卷補遺一卷　舊鈔本

宋東海徐鉉著

姚氏手跋曰稽神錄七卷南唐徐鉉撰記神怪之事序稱乙未歲至乙卯凡二十年僅得百五十事楊大年云江東布衣蒯亮好大言夸誕鉉喜之館於門下稽神錄中事多亮所言余按四庫總目經籍攷其爲說如此今錄七卷共一百九十一條與端臨數不合然事雖神怪多該實非他小說爲妄者比也故命館童學書者鈔之藏之茶夢閣以備老境消閒之具其原本焚得

諸陸脩吉氏云嘉靖癸卯春三月初吉句吳姚
舜咨識于南湖精舍

黃氏手跋曰此舊鈔本稽神錄二冊嘉靖時姚舜咨家藏書也其源流載姚跋語中茲不贅余以白金五星易諸書友郁姓郁姓喜甚以爲此字簍中物而竟有出銀易之者且其同伴亦以爲此五星意外得來遂拉往飲鋪爲沽酒市脯計蓋書友視此書字迹惡劣紙墨污敝決非有用物也而余則喜甚非但姚舜咨跋可證書之源流且取校向藏秦酉巖鈔本復經蔣揚孫校

補者知此爲祖本彼猶有傳寫臆改之病而此不加裝潢仍恐後之見是書者復爲書友之續因重裝之工費較書直奚啻數倍旁觀有竊笑者余曰余獨非爲字簍中物起見耶特惜字分金過重耳相與一笑而罷因書諸卷尾乙丑小春望日蕘翁丕烈

又曰癸酉初秋有書友從冬烘書塾中易得破書二種過余閒談其意非以其求售也余撿得壓史一本墨敝紙渝卻是舊鈔因遂留之取校義門手校余淡心藏本知今所見的是底本勝

於舊藏多矣啟櫥見此稽神錄其書之舊而什
後所得勝於前所藏最勝之本以無意得之情
事適同喜而書其顛末於此時秋雨生涼夏伏
炎威頓減其半復翁識

太平廣記五百卷 明刊本

宋翰林院學士中順大夫戶部尚書上柱國賜
紫金魚袋李昉等編

臣昉等言臣先奉敕撰集太平廣記五百卷者
伏以六藝既分九流並起皆得聖人之道以盡
萬物之情足以啟迪聰明鑒照今古伏惟皇帝

陛下體周聖啟德邀文思博綜羣言不遺衆善
以爲編秩既廣觀覽難周故使采擷菁英裁成
類例惟兹重事宜屬通儒臣等謬以譾聞幸塵
清賞猥承修文之寄曾無叙事之能退省疏蕪
惟增靦冒其書五百卷并目錄十卷共五百十
卷謹詣東上閤門奉表上進以聞冒瀆天聽臣
昉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太平興國八年
八月十三日
將仕郎守少府監丞臣呂文仲臣吳淑　朝請
大夫太子中贊善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陳鄂

中大夫太子左贊善直史館臣趙鄰幾　朝奉
郎太子中允賜紫金魚袋臣董淳　朝奉大夫
太子中允賜紫金魚袋臣王克貞臣張洎　承
奉郎左拾遺直史館臣宋白　通奉大夫行太
子率更令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徐鉉　金紫
光祿大夫上柱國陳縣男食邑三百戶臣湯悅
朝散大夫充史館修撰上柱國賜紫金魚袋
臣李穆　翰林院學士朝奉大夫中書舍人賜
紫金魚袋臣扈蒙　翰林院學士中順大夫戶
部尚書知制誥上柱國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

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李昉

八月二十五日奉勅送史館六年正月奉聖旨

雕印版

錄異記八卷 明刊本 項藥師舊藏

蜀杜光庭撰

自序

博物志十卷 舊鈔本

晉司空張華撰

地理略自魏氏日已前夏禹治四方而制

之余視山海經及禹貢爾雅說文地志雖曰悉

備各有所不載者作畧說出所不見枏言遠方
陳山川位象吉凶有徵諸國境界犬牙相入春
秋之後並相侵伐其土地不可具詳其山地澤
畧而言之正國十二博物之士覽不鉺焉

酉陽雜俎二十卷續集十卷 勞巽卿校本

唐 臨淄段成式撰

自序

段成式酉陽雜俎三十卷唐書藝文志載之於
丙部余錄小說家今陳君所刊止前集二十卷
又缺其序余以家藏續集十卷并前集之序畢

之遂爲全書謹按成式出於將相之冑襲乎圭組之榮而史氏稱其博學强記且多奇篇祕籍余攷其所論譔蓋有書生終身耳目之所不能及者信乎其爲博矣然是書也世所罕覩是以周史君劭之所未有管博士得之而未全余家聚書萬有餘卷奥編隱帙居多而此書偶在所錄陳君知而求之甚力始序所以俾廣其傳嘉定癸未六月既望武陽鄧復應甫題

周按成式以將相之冑博學强記尤好語怪著酉陽雜俎二十卷續集十卷行世今刻本有前

後二種皆二十卷而續集不傳雖以胡元瑞之
廣收博取卒未遇其原本僅於太平廣記錄出
爲一冊亦莫能完十卷之舊語具二酉綴遺中
此雜俎續集十卷字畫樸拙次序詳整的係宋
人寫本實與熇妹倩所贈也與常除其姓子餘
給諫之曾孫以余酷嗜宋鈔書籍故割愛見與
乃命工裝成因紀歲月時崇昌紀元八月望日
玉峯張丑廣德甫記
勞氏手跋曰此米芬舊藏鈔本少末一卷又卷
二三及後二卷凡少四十七則雖多傳寫之誤

以勘刋本有絕勝處刋本多所校改有不得其
語意而妄改者非此本末由正之米㚡間有校
正處且分金剛經鳩異作上下則不知其何所
據今姑注於邊闌之下此本米㚡定爲宋鈔殆
未必然乃從宋刻傳鈔爾丹鉛精舍主人書
又日初八日將午校畢鈔本有嘉定癸未鄭復
後序影寫增入宋刻雖未得見實亦坊本耳蕘
翁識于拂塵埽葉之樓
又十閏月中曾經覆校玆再校一過又補正一
二字凡校之難且如此十月初八日鐙下記

續博物志十卷明刊本

宋李石撰

自序

夷堅甲志二十卷乙志二十卷丙志二十卷丁志二十卷宋刊本　明文衡山舊藏

宋洪邁撰

沈天祐序

乙志自序

丙志自序

丁志自序

案此書宋刻元印每葉十八行每行十八字有玉蘭堂白文方印竹塢朱文長印阮伯元印朱文方印嚴元照印白文方印嚴氏久能朱文方印既長生印白文方印葢明時爲文衡山文竹塢所藏　國初歸季滄葦嘉慶中歸吾郡嚴久能者也陸師道手錄賓退錄一條于目錄後及卷一末小楷極精

新編分類夷堅志五十卷　明覆宋本

宋鄱陽洪邁景盧記述建安景氏祖榮類編

續夷堅志二卷　舊鈔本

元太原元好問裕之纂

子思子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洪景盧夷堅志多政宣事元好問續志多泰和貞祐事其視乎世有間耳鉅鹿叟

余鈔北地聚本續夷堅志四冊實遺山先生所撰也至正戊子武林新刻金史因獲一覩謹騰此傳附于所書之後云是年花朝日吳下王東起普識

遺山中原人使生宋熙豐間與蘇黃諸人同時當大有聲不幸出完顏有國日雖偏方以文飾

戎事用科舉選人惜又在貞祐前後不得掌其箋牒文柄故閒居著述觀其文與詩詞宏肆恢宕及所傳其國人號中州集人各十傳其顛敘其行業仕隱詩則一聯不遺宋士夫淪陷其國者槩見于本文有史法其好義樂善之心益廣矣所纘夷堅志豈但過洪景盧而已其自序可見也善惡懲勸纖細必錄可以知風俗而見人心豈南北之有閒哉北方書籍率金所刻罕至江南友人王起善見亟鈔成帙其學富筆勁文可知矣特以示余時日將夕讀至丙夜盡四卷

深有啟于余心以病不能鈔姑識此末而歸之

壬申歲之除商丘宋元子虛書於沙頭白滙眠

處

中州曾歷覽底處覓孤墳勳業元無我文章正

數君淵源由史漢聲策出機雲子亦尚奇者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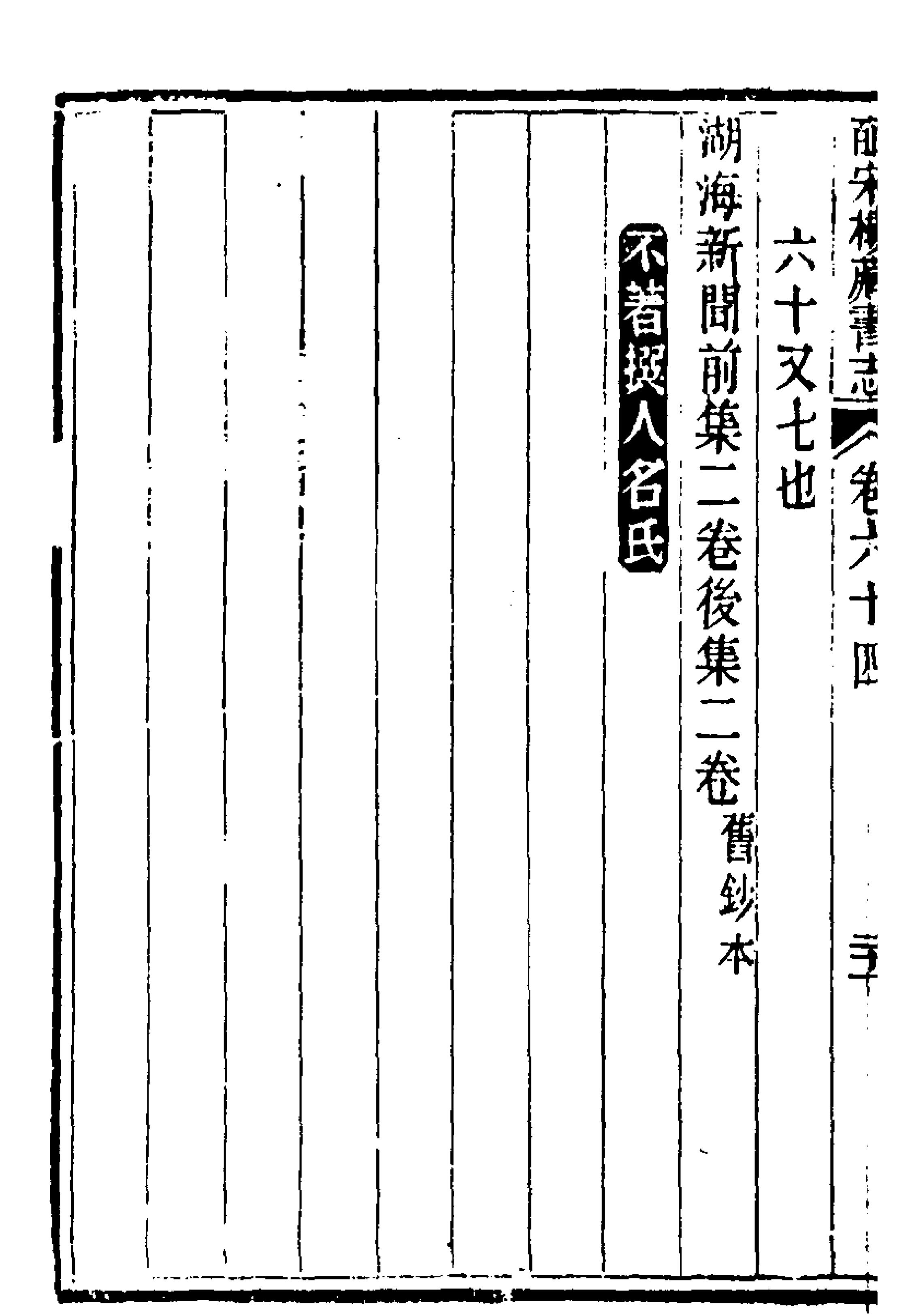
期廣見聞吳道輔昇文

遺山先生續夷堅志二卷乃吳中王起善鈔本

介歸芥甫夏侯至正二十三年癸卯歲閏三月

十七日丁亥借錄至四月七日丙午錄畢於泗

北邨居映雪齋華亭在家道人孫道明明叔時



六十又七也

湖海新聞前集二卷後集二卷　舊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